

思旋天地

思旋

人到中年，官運亨通，去年才晉升為正部級的澳門中聯辦主任鄭曉松不幸墮樓身亡，噩耗傳來，眾人皆震驚難過不已。

傳說鄭主任是因抑鬱症而墮樓。鄭曉松曾在香港跟隨美恩柱主任工作了一段日子，熟悉香港，在港人脈很廣。印象中他是個謙謙敦厚的君子，他的奮鬥和努力令他在不同崗位節節上升，成為正部級官員的他，驟然發生不幸事件，實在令人嘆息不已。令人想起很多年前的著名歌手張國榮也因是在盛年墮樓身亡，傳說他也是因抑鬱症而墮樓。

其實，人的情緒極易受外在環境影響喜怒哀樂，我們應該珍惜眼前一切，珍惜生命，好好活下去。鄭曉松主任的不幸令他的朋友們非常惋惜難過，期望他好好上路，在另一個極樂世界幸福快樂，更希望鄭主任的家人節哀順變。

時值深秋，寒露剛過去，又到霜降至。在內地天氣已漸冷。樂觀豁达的芬姐，在此時節感嘆「悲秋風」，因為近日想起她的故人相繼離開这个世界，情緒不由得悲傷。芬姐想起數十年前，她在九龍西貢別墅的鄰居，是電影大俠岳華及電影明星恬妮。岳華伉儷十分和藹可親，毫無明星架子，偶爾在他們家裡傳出洪亮的樂聲。岳華喜歡自得其樂，其後他們因移民加拿大而要

悲秋風

將屋賣了。雖然岳華並不是大富豪，但是他盡己所能，獻出自己的力量為加拿大影業人士作貢獻。岳華對恬妮的愛，專一如故，在娛樂圈內也是不可多得的君子。而今噩耗傳來，年僅76歲的岳華因病逝世了，愛護他的影迷永遠懷念他！芬姐由衷祝福恬妮節哀順變。

芬姐是連續四屆全國政協委員，與他共事多屆的政協常委、地產商郭炳湘先生，在北京開會時相互學習。郭炳湘常委在香港也有時會邀請相熟同事聚會。郭炳湘常委主理的尖沙咀帝苑酒店，其中一間意大利餐廳十分著名。在該餐廳30周年時，他邀請了一班朋友聚會慶祝，芬姐至今仍難忘當晚的情景。芬姐又記得在上世紀90年代一個聖誕節，她與丈夫吳多泰博士到加拿大慶祝生日，真是有緣，在頭等艙的吳氏夫婦與郭炳湘毗鄰而坐，晚間芬姐與夫婦呼呼入睡，半夜醒來郭炳湘仍在燈下整理閱讀文件，並未休息，可見郭炳湘當年是一個何等熱心工作的新鴻基主席呢！

遺憾的是，他的家財料有千億，一生卻歷盡坎坷，可能也是由於精神憂鬱不快，因中風及腦部嚴重出血而逝世。聞說郭炳湘先生將在11月1日於中環一間教堂進行安息禮拜，芬姐衷心祝福郭炳湘先生在天國安息，郭炳湘夫人及家屬節哀節哀。

惜福

無錢資深藝員岳華離去，圈中人稱的華哥，除了演技精湛外，兼有人緣。看李純恩寫岳華往事，最心繫的女兒哪寶，嫁往美國生活，對他簡直是晴天霹靂，送機回家路上哭了，回家又不肯上樓睡，太太翌日見他在樓下的沙發，背影還在抽搐，岳華對女兒的依戀，不難理解。這讓我想起早年岳華、恬妮夫婦跟傳媒朋友吃飯，他們把七、八歲的哪寶帶在身邊，這個哪寶活潑好動，席上團團轉，不停把父親衣服鈕扣又開又扣，頸巾扯上扯下，又把父親的頭髮撥弄成一團草，形象任由孩子「創作」把玩，岳華全樂在其中。

岳華當年是極紅一時的電影明星，明星形象很是講究，面對傳媒朋友，他親子親到不拘一格，愛女如此，惟有慈父。

父親對女兒的依戀，見諸於移民家庭尤甚。有位朋友在澳洲定居，專業人士生活簡樸，數十年生活圈子都是一家三口，獨生女兒長大了，工作需要搬往鄰埠獨居，簡直要了父親的命，一家三口突然變了兩老相伴，很不習慣。這位慈父，不嫌車程路遠，開車接送女兒上下班；有時趁女兒上班，到其家中打掃，有次心血來潮，買了一些水果上去，女兒回家看到，不解父母心，竟然大發雷霆，指摘父親沒得她同意入屋，是侵犯了她的私隱。朋友經此一役，只能偷着打掃，不敢再買什麼東西，他說，就是怕女兒從此沒收他的屋匙，孩子還在視野範圍之內，還是有福氣的。

移民家庭長大的孩子，接受西方教育，滿腦子人權、私隱，對父母亦然；可父母還是中國人的腦袋思維，孩子是他的命根，是他一輩子的感情所繫。

身邊不少朋友的家庭，孩子開枝散葉之後各散東西，有的嫁到地球那邊端，有的就業世界那一方，一個家庭一分为三，父母還能跑動，主動見多幾次面，父母跑不動，就只能被動等待團聚；如果一個家庭開枝散葉後還能共處一地，那真是要好好惜福了。

百家廊

付秀宏

悲壯是一種完成，而蒼涼則是一種啟示。南飛雁的那種纏綿不絕的叫聲，秋夜裡或正午聽到，如同張愛玲深夜裡聽到軍營的喇叭聲，「幾個簡單的音階，緩緩地上去又下來」，一下就能擊中心弦。

一條小路，銀溪樣地流去；兩棵小白楊，生出許多黃葉子，瑟瑟抖着，彷彿天剛亮。稍遠還有兩棵樹，一個藍色，一個棕色，潦草如中國畫，只是沒有格式。看風景的人像是遠道而來，喘息未定，藍糊的遠山也波動不定。因為那條念之感，又像是雞初叫，蓆子嫌冷了的時候的逍遙的夢。

這是張愛玲對油畫《南京山裡的秋》的描述文字，感觸、顏色、聲音，還有「冷了」的觸覺，更有她的幻覺、逍遙的夢，都活在裡邊。張愛玲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樣的潔淨、淒清。言語如行夜車，斷斷續續，遠而淒愴。我想，那逍遙的夢裡，一定也高飛着排成「人」或「一」字的雁陣。

宋人蔣捷有曰：黃花深巷，紅葉低窗，淒涼一片秋聲。豆雨聲來……閃爍鄰燈，燈前尚有秋聲，知他訴愁到曉，碎嚶嚶，多少蛩聲，訴未了，把一半分與雁聲。

雁聲，佔去了秋聲一半。我在兒時的鄉下，看到滿田野菊怒放，看秋後的螞蚱倏地竄起老高。最迷戀的是，仰頭看天上的雁陣，像看室外電影一樣，目送牠們一點點遠行，聽着牠們的叫聲愈來愈遠，我的心緊了一下，突然有了穿透雲空般的屬性。

單純倔強中有美，謙卑而身體力行中更有美。此時此刻，讀大雁，牠們如倒映在秋水中的水仙，抑或一個個背劍徐行的俠客，自覺自持，卻不知牠們這般之美，會令人動容。躺在秋夜的床榻，彷彿看見淡淡的星光照着牠們的身影，前面恍若斷崖之後的藍色海平面，心如平鏡。

這個時候，大雁已越過了一個又一個山巒，一片又一片收割後的田野，陽光更近地投射到牠們身上，生命與秋空的聯繫如此緊密。即便精疲力竭，前面是死亡，也不要掉隊。雁南飛，牠的主題意義就寫在那裡，寫

琴台客聚

伍呆呆

有一本小說的名字叫《我有故事，你有酒嗎？》。作者關東野客在書裡記述了他在每個城市裡生活的片段和他在旅途中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在他的記述裡能看到別的人生風景，讀起來相當有趣，據說讀者很多是老齡人。

我和我的表親如姐妹，又都喜歡讀書，相約聊天的時候，她便時常會俏皮地用上關東野客的書名《我有故事，你有酒嗎？》，表嫂在老齡機構工作，從她那裡能聽得一些關於老人的話題以及各種老人的故事。

老人的故事多數聽來都會令人心酸，尤其是我等已過不惑之年，正走向知天命的路上，亦會情不自禁地聯想到自己的老年。

大抵沒有人是不怕老的。我在十六七歲的時候，見到身邊多數四十歲左右的女子，面色晦暗，皺紋叢生，穿着打扮亦是灰暗，看着毫無生機，言談中除了老公便是孩子……當時悄悄地下了決心，等我活到四十歲的時候便要自殺，不要自己變得那般老

荷里活明星司徒頌曦

書聲蘭語

廖書蘭

一位出身自嶺南畫派世家的荷里活明星司徒頌曦（Hayden Szeto），在他身上閃耀着兩大亮點，第一，種族認同，回歸中國（香蕉回歸木瓜）；第二，奮鬥不懈，力爭上游，勵志的陽光燦爛故事（在殿堂級的夢工廠，活出不一樣的天空）。

司徒頌曦自認继承了家族的繪畫天分，但他性格活潑好動，不能坐定下來跟隨父親司徒乃鍾習畫，小時候就喜歡父親帶他到戲院看電影，看到一個個大銀幕上的英雄人物，令他心神嚮往之。

中學時期他在校園表演一齣自編自導自演的話劇，突破自己見到陌生人害羞、緊張的心態。那一次台下觀眾熱烈的回響，令他十分鼓舞，他決定人生的方向就是要到紐約報考演藝學院，做一名真正的演員。

他在加拿大溫哥華出生，那裡有很多的華人，華人的志向，都是做醫師會計師律師，而他卻想做一藝藝術家。司徒頌曦認為在演員的世界裡，他可以做醫師律師會計師，或者任何一個角色。

美國洛杉磯天氣好人人漂亮，生活像個萬花筒，多彩多姿極具吸引力，有些人千里迢迢跑到荷里活追夢，最後迷失了自己！他卻沒有浪費一分鐘，他把做咖哩啡角色賺來的錢，投資去做一個好演員，不拍戲的時間，人家去玩，他躲在家裡看戲學戲。他看電影要看兩次，第一次是以行家的身份看，看演員的表演，看技術的支配，第二次才是以觀眾的眼光來看戲。他說，初入行時去試鏡，卻經常沒有下文，有時候還要自己貼錢演戲，角色少，即使有戲分隨時卻有被抽掉

的可能。「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我對這句話的理解是，你要把苦都吃透了，還能堅持下去，不退縮，不逃避，勇於面對困境，你才有機會成功。今天的司徒頌曦片約不斷，近期有八套戲在手，剛剛拍完三套電影，還有電視劇，他有荷里活最有影響力的經理人，替他定下一個長遠的計劃，去摘星、去追夢、去邁向成為荷里活一位亞裔巨星！

司徒頌曦有個願望，他希望他的成功可以成為美加華人的一個好榜樣！例如林書豪的成功例子，影響了很多華人都熱衷打籃球。近年有一句話「既然他可以，為什麼我不能？！」激勵人心的氛圍充斥着美加華大地區。今年暑假上畫的《死亡遊戲：Truth or Dare》（Truth or Dare）他是戲裡其中一位男主角，陽光帥氣。這個明星來自藝術世家，卻走出另一條有別於家族藝術的道路。祝願他繼續為華人爭光！做個好榜樣！



■今天的司徒頌曦在荷里活片約不斷，利用一個星期的假期回來看看父親司徒乃鍾。 作者提供

像看電影一樣目送雁南飛

在如同電影銀幕的雲空之上。不管別人怎麼看，或者自己如何探測生活，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個人要像大雁那樣，用一種真實的生活方式，認真度過跋涉中的困苦，度過困苦中無法停止下來的那些時間。熬過一關又一關，你就知道自己如何面對生活了。

深秋，去聽大雁的叫聲吧，我總以為，那「嘎、嘎」、「伊啊，伊啊」的聲音是世間最美的音樂，是最深邃的人生哲理課。

天冷了，樹變瘦了，稻田顯露了大地的顏色，高粱地裡只剩下了茬子，黃昏或傍晚的冷雲在醞釀着秋雨，正是「八月初一雁門開，鴻雁南飛帶霜來」的時節。「帶霜來」，是一種肅殺氣候的開端，像大部隊的撤退和轉移，留下了很多空寂，也留下冷冷的詩意，在滿天裡鋪開了。

落葉滿地，秋進入了煞尾階段，空氣中漂浮着明淨、高遠和悠深的氣息，這種氣息與澄靜的湖水融為一體，與廓遠的田野心神相合。天空與大地之間，理性遠大於感性，你是你，我是我。我常常呆呆地立在草甸上，聽離開西伯利亞家鄉的大雁的叫聲，覺得牠們好辛苦，又很偉大。

在我的家鄉曹妃甸濕地，可以見到在這裡作短暫休整的大雁，雖然牠們只是短暫停留，但牠們帶給人無盡的遐思。以待經過食物的充分補充，再次飛起，牠們還是那樣熱情十足，用號子般的叫聲給同伴鼓舞，幾十隻、數百隻，甚至上千隻集集在一起。

大雁真是了不起，牠們懂得物理學。加速飛時，牠們把隊伍排成「人」字形，以最省力的方法行進。省了力，卻不能默默飛，要造一種呼朋引伴的氣勢。利用耳朵點燃心情，十里八里之外，雁陣都能聽到行軍歌那不斷綻放的聲音。牠們識得智慧、互助和合力的內涵，高曠的風不斷跑來，拂過一隻一隻的雁翼，把暖的仁愛撒落一路雲空。

「頭雁」是雁陣的靈魂，在「飛越、飛越」的呼喊聲中，雁一隻又一隻，悄然展開，如一章章無盡的詩篇。在「人」字尖上飛動的「頭雁」最費力，牠用翅膀尖的扇動

為後面的大雁帶起一陣風，從下面往上面送，這陣風依次傳遞下去，能把後面的小雁和老雁輕輕地抬起來，這樣小雁和老雁才不會掉隊。

雁陣這種節省體力的方法，讓人深深感動，轉而淚眼模糊。而「頭雁」是沒有那陣風能利用的，牠是創造者不是享受者。為避免疲勞，遷徙中的雁陣會不斷更換「頭雁」。一旦雁陣整體減速，隊伍便會由「人」字換成「一」字。

每次，看到雁陣排着隊飛過，我就會聽到大雁的那魂牽夢繞的叫聲。那時，我心裡又是一緊，然後慢慢舒展開來。啊，大雁的氣場真好！在枯燥的日子裡，能聽到大雁的叫聲，心裡能陡添一重力量。

大雁是極為守時的禽類，深秋的風一吹，牠就開始把遷徙的夢變成現實，引三朋四友，讓人來聽風數雁，這本是一場生命耐力的舞台大表演。

——這樣的聽雁，周遭靜，純粹的靜，靜靜地聽，靜靜地看，靜靜地默數。那是凝露冷歎的聲音，草葉枯萎的聲音，寒風旋轉的聲音，偶爾會有一聲蟲叫的聲音出現。而最清、最涼、最勁的聲音，綻放在高空，那是雁陣。

心中又湧起了莫名的感動，雁是秋天的胡琴，胡琴是南飛的雁。歲月裡還有什麼聲音能夠這樣美？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閉着眼睛聽，在心裡畫一種境界，風吹過，髮微動，雁是我內心的藝術。能陪我來聽這場雁的藝術表演的，是心。

聽父親說，大雁南飛是一種洗禮，也是一種摯愛。在南飛的過程中，大雁的愛情尤顯堅貞。雁陣裡很少會出現單數雁，大雁一生從不獨活。一隻母雁若在半途死去，另一隻公雁也會自殺或鬱鬱而亡。我聽大雁的叫音，有時會聽出那聲音裡的淒楚，或許是單雁不遠飛吧！雁在，愛才在，懂的，深深懂的。

秋空出奇地靜謐，然後是雁聲穿越而來，蔚藍而又澄明。情依依，霜淡淡，萬水千山，用心靈來聽雁。

老亦從容

外公在鄉下生活，鄉下農活繁重，生活也較為艱苦，卻沒有讓她變得粗糙，她依然保留了自己的講究，把粗茶淡飯的日子過得整潔有序，保持着過往的精緻和美好。

外婆到老的時候，路都走得不利索了，還是一身乾淨的舊布衣衫，頭髮梳得整整齊齊，滿面皺紋，眼神清亮，淡定從容，她不覺得自己是個老人。外婆在睡夢中離開人世，走得很自然。

前些日和朋友們談起畫家黃永玉，黃永玉先生已經九十多歲，據說他八十多歲的時候還從德國買了一架馬車，自己駕着馬車在公路上疾馳，九十歲了還開着法拉利跑車帶着孫子到處跑。黃永玉先生從不畏老，他戲稱自己是「老小孩兒」，這個特立獨行的「老小孩兒」，即便是提到自己的「老」，亦提得與眾不同，他到了九十歲，才潑墨揮筆在宣紙上寫下「世界長大了，我媽也老了！」把自己的「老」承認得大氣磅礴而又從容。

老不可怕，難得的是老亦從容。

萃袖乾坤

連盈慧

朋友網上傳「減油鹽糖健康歌」，主題勸人為了飲食健康，戒鹽戒糖戒油，本來相關常識早已老生常談，至少老有十幾年耳熟能詳了，但是說到口乾舌燥，未必有人會聽得入耳；醫學團體那麼積極譜成了流行曲，音樂好，唱得好，製作如此認真，存心打救世人那點精神，真是可嘉可敬！照理應該聽歌一次，總勝過口頭苦勸千萬次。

話是如此說，不知耳朵是否能抵抗得住眼睛的誘惑，這就得考驗一下今日城市人的飲食習慣了，當電視上的美食節目日日排山倒海般湧現出來，照節目主持人的烹飪指引之下，你以為下廚的老媽子還會手下慳油慳鹽？主持人說「少少油」，少的分量，煎塊豆腐，三湯匙油，炸幾隻蝦，落半鍋油，這就是美食「少」的標準。

餸菜上碟後，還少不了再來一次菜上加油，美食主持人沒有刻意忽視你的健康，她也有難言之隱，幕後監製已先告知，節目出鏡，色香味以色為重，主要弄得好看，菜式的「油」，等同劇集主角脂粉油彩，一點油，一點光，多點油光，熒幕上熒光四射才好看，美食節目從來不會教人清水灼白菜，大家明白了吧！

獨家風景

呂書煉

翹首以待的港珠澳大橋終於通車，特首林鄭月娥在開通儀式致辭中說了這樣一段話：「港珠澳大橋不單是『好用』，也是『好看』的基建，尤其是坐飛機訪港的海內外人士，在飛機降落香港國際機場之際，無論日夜，都會被這座大橋的宏偉形態吸引着，為香港的城市魅力增添風采，也加強了人們對粵港澳大灣區前景的期盼。」

這段形象化感言比客觀的硬件陳述更能引人共鳴，也是常坐飛機者的切身體會。其實，且不說像這座把三個特區城市連結、屬世界上最長的沉管隧道及世界跨海距離最長的橋隧組合公路，即使在飛機徐徐降落時俯瞰而下，看到熟悉的城市夜燈，也為孤獨而行的人帶來刺那的興奮，何況這麼宏偉的國家級工程！

大橋開通了，不但方便了人們出行，也成為「現代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對地區經濟發展和民間交往起促進作用，至於花巨額公款建立大橋是否值得，留待歷史評說吧。

這座大橋的興建在社會上惹起不少爭議，除了極少數「陰謀論者」外，主要涉及工程造价（比如超支）和公帑運用問題，這跟港鐵超支情況相似。但無論如何，對一般市民來說，大橋除了方便，還令人對這個地區多一點歸屬感。

其實，任何大型項目乃至創新設想的提出，最初都難免遭到質疑和



■此曲只應肥港有。 作者提供

在質疑中前進

反對，因為一般人掌握資訊不多，也沒能力和視野作出判斷，這需要政府做教育和說服工作。

時值電影《登月第一人》正在上映，導演雖然把重點放在登月主角尼爾·阿姆斯壯（Neil Armstrong）這個「第一人」身上，而不是對整個登月計劃及其相關細節的描寫，在「人類一大步」和「個人一小步」之間傾斜於後者，但在過程中仍難避免觸及「阿波羅十一號」這項被視為人類探索外星的壯舉。

當年，從甘迺迪總統在美國國會提出到火箭發射前夕，都有抗議聲音，包括電影中有黑人饒舌歌手抨擊政府花巨款登月不理民間疾苦的片段。然而，當年的登月成功對美國而言，不但在跟蘇聯的太空競賽中奪回主動權而振奮國民之心，也促進了多個領域的技術進步，並在諸多方面改變了美國乃至全球居民的生活。

然而，質疑或反對之聲也並非完全不可取，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提醒執事人和決策者，並構成壓力，考驗決策者的決心、魄力和智慧，有沒有充分的準備，也在項目推動中起監督作用。



■港珠澳大橋已正式通車。新華社